

对 语

李子恒

2020 年 4 月 21 日

因由

必要分裂两个我了，已是太久久地寂寞无人付心交语。又有谁可相诉，又有谁与应答呢？自生一个渴想吐白心声的灵魂，收拢着细纤缭绕的烦思，点点理束，有源来而无终竟，都流去向渺茫的大海。向未名的人写信，无有期求太不可能的回音，如往前无以自答的许多的自问。可除却我，谁更能解我忧惑？不自期，衍出又一客体的灵魂，接纳本我所有的情感的流，水泊渐积，成河成湖或成海，自甘自苦，自可回溯，逆涌洄游。感同了所有心相交杂的情态，反观了所有痴嗔爱怨的由来，这颠翻覆涌的内在，原来是我，怎可是我，必然是我。

近来，读到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心善于书信体的写作方式，且无论我是否有笔友这回事，试将日之所感后之所思写入信中，再向某位慢慢叙来，他必知我甚详，通晓我隐秘于字间的种种无可告人，所以，可不必顾忌地兴笔畅言，或多胡乱鄙薄之思亦堪展露。又作别想：若是写向自己，更可通明无误，以日记体写录有何不可？确实，此前记过类同日记的随篇，像是四下漫流的泪水，难寻脉络。许多无来由的思怀，不需自我解释，就这样的“儻而来兮忽而逝”，不足自审自省。当我需向旁人写明何我所见、何作此想，必当梳理逻辑、辨析因果，费一番努力将自己看清，才能平白晓畅地达意，脱离本位而旁观，一点点搭建异别于主观自视的样貌。

接下去，会有怎样的路程，不作预想，且行一行吧。

二〇二〇

（年末或有以作结）。

四月十六

王：

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不确知你是否姓王，或真否有你这么一个人。借“王”来称你是本着敝姓“李”，此外“王”有更高概率可能作你的姓。且不管此无紧要的事，需再论你的性别，依我所想：若你为男性，向你吐诉情感的细腻心思太显矫情；若你为女性，倘使大谈对另些女子的倾慕，又该怎样的不识趣。故而让我脱越从性别有可引发的愚见，只作两个意识体的交互。今次从简单的认识始，不涉具象的话题。

我呀，实非一个爽落的人，在之后的交往中你会有真切地感受。源自根深的不自信，那种从顶至踵、由内及外的可称全面的自我否定，频繁而又下意识在样貌与智识上进行自我打击。如此确信我是这样一个微末的人：立污灰之上尚无以显亮，伴尘埃而列亦不能出兀。所以，你莫要讶异今后我在种种强烈的渴盼之后仍难抉择而退舍的怯弱。自明了自己的这种性格后，常常陷入忧烦中，这忧烦随时日生长渐渐占有了我所余全部空暇的思想，当我忙完生计和偶尔的兴致后，在平静的环境中放松心神，就会突然的有一股悸动，继而类似绝望的悲绪那么一点点地蔓延开来。你能明白这种感受么，像是内里毫无预兆地被攻破，侵入者肆无忌惮的劫掠美好的留存。啊啊～这些本已无多的遗珍至宝。我常常是这样的自哀，请不要因为我的悲观性情而轻蔑我。快乐并非不亲近我，只是我心甘清醒的苦楚，谁又能认同这有如自虐的作为。我告诉你的，你理解也好，费解也罢，但万望你今后能就此追迹我一切行为所暗蕴的来自心灵驱使的蛛丝。

你瞧，我又表现地一点也不为人考虑的自说自话，我希望你了解我，却也未明明白白地坦露造成我这种特性的缘由。所以，让我作个野生的心理医生，向你阐发对自己“病情”的分析吧。我知道，凡后所有事情的成因都能在童年寻到端倪。我的无知岁月可称幸福，在多数时候并未受过父母亲密的管束和严格的教导，向来由着性子自然发展，跟着坏孩子便学坏，那时候做过许多违离道德的事，现今依然时时让我悔改。后来令我改变的，来自我学

龄时的实际监护人——我的大姨母，同样地，也是我哥哥的监护人。约摸在初中时期，我的学习成绩有不小的跌落，她认为是我同小伙伴嬉戏过甚而误了学习，而某一次她发现我正与一些人做着危险的事，便急忙喝止了我且不让我再做同样的事，那之后，我便再未同他们玩耍了。一方面，不能让家人们过多担心，另一方面，我在爱好上面也未能与他们有共识，如此索性就一个人在一小方天地内自在。其后，像是“理所应当”的，我又学习好起来了，只我不能觉察内中有何关联，但也惯习了这样的自我规束。可幸的是，我十分安适于独自的处境，原因是我渐渐耽迷于不切实的幻想（这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出现了），那所有虚渺的期愿都在专设的梦境中活现，我多么的满足畅怀以致醒来尽是失意，这成了我此后常以狎弄的技巧。每置身于不如意的境地，便将自己与现实剥离，灵魂去往自由的国度，任其何种遭遇都不能伤损我的核心，而负面地，任何幸福快乐的情状都不会切身领受，因我早已远远的避逃了啊。这是我所以为的发病的起因。

因为悲观，造就了我完美主义的偏向，或可能是反向作用。不能尽善都是错，我偏是这样的极端，稍有差便不会称意。这般的坏脾性只是朝向自己，对旁人至多不与交往，所以我难以维持人数过多的社交，那会惊人的耗费我为存不多的自由精力，我的精神会时时地游离往臆想的美妙世界。怕自己给别人有偏己愿的失望，便从不主动予以承诺，知我的人明白我的口是心非，更多的人想是早已掉转。唉，我说过我是这样矛盾丛生、百纠千结的一个人了。所以，我应当一个人，永远地一个人，至少在这乖违的性子得以好转之前，不能与人产生过深的牵绊，那种一起生活的牵扯。

好了，我想可以在此结束了，更多话望有机会再言。

四月二十一

王：

我又给你写信了，因为我心里受不住的就要逸出来了，我大概还没有向你谈过我的爱以及那份爱而不得的苦痛。

多可笑的，我从未明明朗朗地示意过自己的爱，暗昧地锁闭在心房，谁要是从我掩藏的眼神中瞅出殷殷的切望，谁就知我的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没有这样一个人。能怎样呢，见到她后我不自知地交出全部灵魂的自由，我的心神总会为她缭乱。晤一次面，便一次的心血紊错，久久地手足抖瑟。若你见到，定以为这是个帕金森儿了。我尝试去躲逃这命运不含好恶的玩笑，我抗拒地不去想她，刻意地视她陌路，又如何、又如何，山流蓄累后更猛烈的冲发。我无法向你解明这成势的因理，我思维的理性都交代在无可抑的爱与欲中。

我知道的，不能爱，但能思念，我秉守思念。譬如一朵花，爱，可以静静地凝对着，在任意的时刻，在任何长时间。可她非是真真的一朵花，她是真真的一个人呀，我不能傻傻痴痴地呆望向她，她也不会竟毫无恼意地承着我的痴望。哦！愿我是痴，弃忘掉所有礼和先知，直自往以结誓，勿待凤鸟不可期之致辞。恨己不是痴，又不知若痴还会爱否，让我思念成痴。

今晚，可会梦着她，记忆已模糊。（暂结）